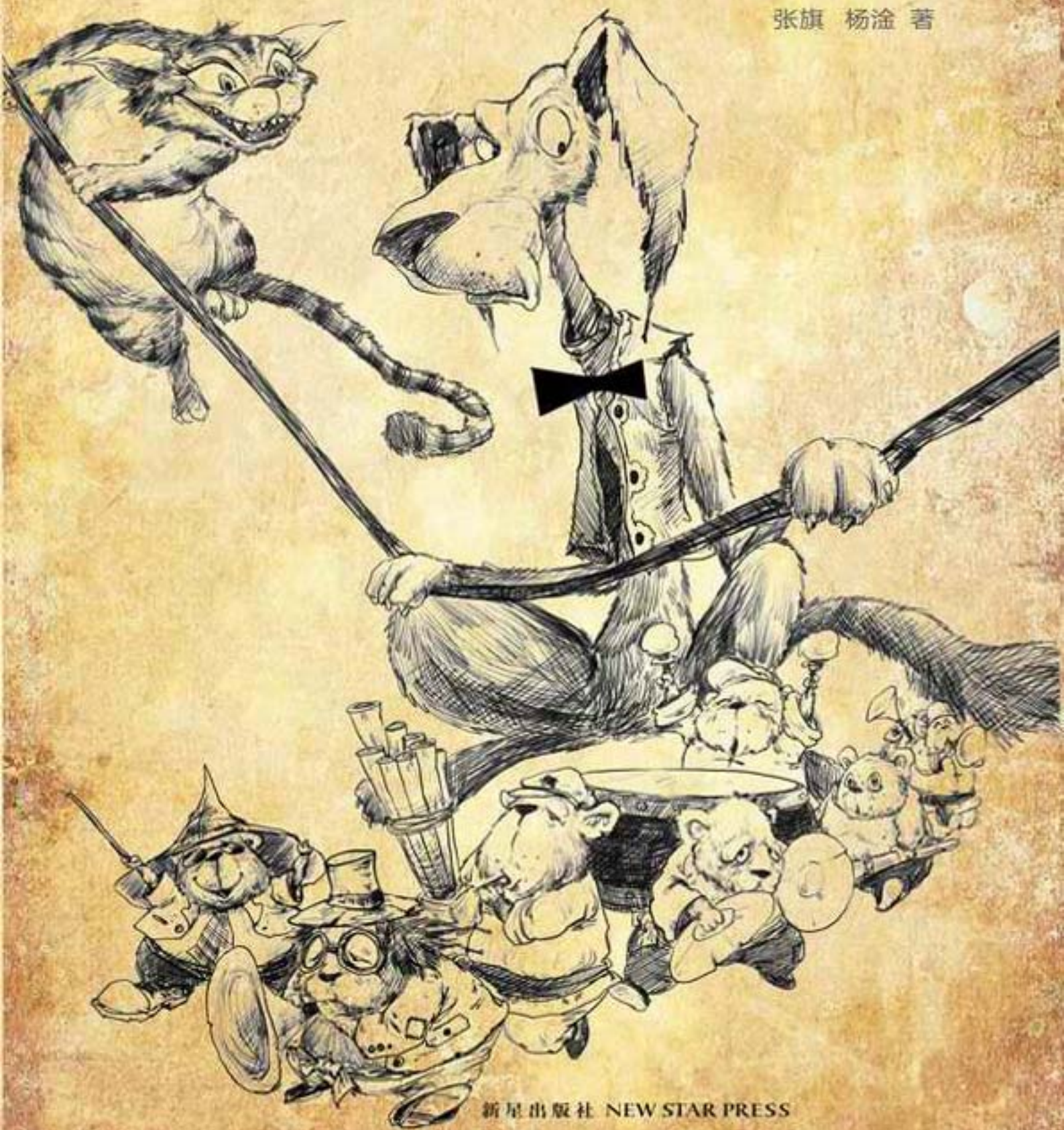


THE TRAVEL OF THE NOBLE DOG

贵族狗寻根记

张旗 杨淦 著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目 录

第一章	楔子.....	2
第二章	真假查理.....	3
第三章	认错狗.....	6
第四章	临时邻居.....	8
第五章	第一次登台.....	9
第六章	逃脱.....	12
第七章	新世界，新朋友.....	16
第八章	夜探紫禁城.....	19
第九章	逛庙会.....	23
第十章	玩偶天地.....	28
第十一章	花脸猫走了，“瘸腿猫”来了.....	34
第十二章	救火.....	42
第十三章	丑巫.....	46
第十四章	大战丑巫.....	50
第十五章	狂奔的“乞丐狗”.....	56
第十六章	西安“寻根”.....	60
第十七章	神话变为现实.....	64
第十八章	夜闯客栈.....	71
第十九章	“孙悟查理”上天搬救兵.....	74
第二十章	与“年”决战.....	78
第二十一章	做贵族狗还是做流浪狗？.....	82

第一章 楔子

查理不是人，是狗，是一条有着勇士基因的狗。

人类的勇士基因，可能来自于消失了的尼安德特人；狗的勇士基因，应该来自于藏獒，那种生活在地球最高海拔的犬类。传说他们是人类祖先的朋友，与人类一起经历了蛮荒时代。勇士基因是什么？说白了就是一股“浑劲儿”，再加上点儿“明天是美好的”乌托邦精神。

正是凭着这么一股劲儿，查理祖爷爷的祖爷爷咬死了一条爬向公主的毒蛇，查理爷爷的爷爷又在一次狩猎中，用不顾一切的狂吠吓退一只发怒的巨熊，救下了子弹打光的老国王……为此正式被加封“爵士”头衔。

所以出生在皇宫里的查理是一条地地道道的贵族狗。

可是造化弄人，一次阴错阳差，转瞬间，查理就由贵族狗变成了流浪犬，而且还是一条跨国的游街狗。

也许狗们，尤其是人们，一定会为他的命运叹惜。可是查理想告诉你的是：那段经历让他自由并快乐着……而且在中国，他找到了自己的“根”和一大群可爱的朋友……

第二章 真假查理

欧洲名城，一场国际马戏表演正在精彩进行。

王室的包厢里，查理很兴奋，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因为他很少有机会看动物的表演。

王妃和王子却在争吵。

“为什么要把大衣送给街上的流浪儿？不要忘了你是王妃！”

“王妃是人，他们也是人。”

“哗众取宠！”

“他们很冷，他们需要！”

“想当然！你怎么知道他们冷？”

“我知道，因为我也很冷！”

“你冷？”

“是的，很冷！经常一个人孤独地待在家里噢！不，还有查理陪着我。”王妃把查理紧紧地抱了一下。

王子殿下咽了咽口水才反应过来：“你这是存心要我出丑？”

“难道你不丑吗？像一只山鸡，以为把脑袋扎进雪堆，就没人能看见你那些勾当了！”

.....

争吵越来越激烈，卫兵连忙拉下帘子，免得被记者们发现。

在公众面前表演恩爱的王子和王妃，私下里总在吵架。这让查理很反感，因为人的行为影响到了他在狗面前的尊严。

查理从王妃怀里跳开，独自躲到栅栏缝儿里舒舒服服地看起马戏来。

第一个节目是驯象表演，一个皮肤黝黑的驯象师穿着民族服装，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边歌边舞地跳上舞台。

跟在他身后出场的大象从额头到鼻子都覆盖着金灿灿的黄金饰品，背上铺着斑斓的刺绣锦幔，两支雪白的象牙在色彩的衬托中显得更加夺目。更让人惊奇的是，大象四条巨大的腿随着音乐有节奏地一起一落，一会儿围着舞台跑圈，一会儿站在中间甩着长长的鼻子去够吊在空中的苹果，看起来就像一出精彩的宝莱坞歌舞剧。

接下来还有更刺激的，驯象师让大象停止了舞蹈，自己和几名助手躺到地板上，示意大象往前走。大象抬起了前腿，紧张的背景音乐响起，一个个鼓点像敲在观众心上，有人发出惊恐的叫声，一些胆小的女士甚至捂住了眼睛。没想到大象却巧妙地避开了驯象师，准确地将巨大的脚掌放在人与人之间狭小的空间上。

观众席静悄悄的，大家都屏着气紧张地盯着舞台，直到大象最后一脚越过了地上的驯象师们，才长长地出了口气，不过他们马上惊叫起来！因为顺利通过的大象突然转身，长鼻子一勾，将驯象师卷了起来，并且甩到半空中！正当大家惊恐的时候，只见被甩起来的驯象师在空中一个翻身，稳稳当当地落在大象铺满锦缎的背上！

驯象师在象背上站起来，开心地向观众敬礼，他知道他的表演十分成功！大象也俏皮地举起鼻子模仿敬礼的样子。

观众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接下来有非洲的狮子滚球、俄罗斯的老虎跳火圈、美国的花样套牛……精彩纷呈，让人们应接不暇。

一个中国女驯兽师穿着对襟儿红袄，领着一条狗走上舞台。

查理眼前一亮。

女驯兽师在小狗面前排开一片小黑板，上面写着“ $3+2=?$ ”只见她指了指小黑板，小狗便“汪汪汪汪汪”地叫了五声。

观众席上发出一片赞美声：“多聪明的狗啊！”

接下来小狗展现的本领更让人吃惊：他竟然能做乘法和除法！不只是“ $2\times 5=10$ ， $6\div 2=3$ ”这种简单算术，甚至连许多七八岁孩子不会的题，他也能迅速地算出来！

观众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声。

查理被台上那条会算术的狗深深地吸引了，他不仅表现得出色，更重要的是居然长得很像自己，干脆说就是一模一样。查理忽然心血来潮，决定跑过观众席，再从侧面台阶蹿上舞台，绕到演员休息室去会一会那条狗。

从人的身边逃开并不是太难的事儿，只要选准时机，他们在专注利益纠葛的时候，就可以放心大胆地走了。人类的直视和余光都不会在意你，螳螂捕蝉为什么会有黄雀在后呢？就是因为太专注。

查理几乎是从侍卫官的靴子边离开的，要不是溜走，他真想在那只靴子上踩一脚，甚至想找机会在上面排泄点什么，因为这家伙太会擦鞋，尤其是王妃的鞋。查理发现太亮的皮鞋能让脸变形，他很在意自己的形象。

此刻剧场里整体欢腾，一定是哪个动物在食物的诱惑下完成了讨人喜欢的超常规动作。光影在晃动，人的声音像浪一阵阵涌起，全情投入，把空间充塞得满满当当。

查理快速跑下三十个台阶，没有人会注意他的行动。在穿过整个走廊的过程中，座无虚席的剧场里，只有一个男孩发现了查理。他们四目相视，孩子的脸上很平静，丝毫没有惊讶和打扰他的意思。查理也没有停下脚步，礼貌地绕过孩子放在地板上的爆米花。他敢肯定这个有主见、不从众的小孩儿会扭过身子看着他，一直到消失。

休息室里，查理和表演狗面面相觑，同时被对方的形象惊呆了。他们像照镜子一样你看着我，我盯着你，对视了好久，因为他们始终没有从对方身上找到足以说服自己的不一样：形态毛色完全相同，尤其是脖子下面像领花一样的一撮黑毛，竟生在同一个位置。

“你是谁？怎么和我长得一样？”查理不客气地问。

“我是大明星‘博士’。你又是谁？怎么流浪到外国来了？”

“流浪？！笑话，我是贵族犬，生在皇宫里的‘查理爵士’。”

查理刚想大摆家族威风，但灵敏的听觉告诉他王妃的侍卫官已经向这边走过来了。查理慌忙离开，打算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王妃身边不被发现。

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皇宫侍卫赶到后台，毫不怀疑地抱起那条叫“博士”的狗，一路小跑儿地追上怒气冲冲的王妃。原来王妃和王子发生激烈冲突，中途退场了。

查理追到剧场门口，却被一只粗壮的手不由分说地揪住了。他拼命地叫，但得到的是听不懂的语言和陌生的爱抚，随后就被塞进了一个笼子。

看着远去的侍卫官，查理气疯了，他真不知道这个蠢货，这个整天在王妃面前装帅、装酷、卖弄身材的家伙，除了主子的意图之外还能识别什么？

查理开始后悔了，他没有觉得自己离开了很久，好像只有一小会儿。

其实查理错了，他真的在后台盘桓了很久。生灵在审视自己的时候是格外宽容的，包括时间……越是在意自己的就越是如此，哪怕是一条狗。查理冲着王妃的专车死命地叫着！他甚至使出撒娇、撒痴、受委屈，或者愤怒的各种叫声，这些叫声只有王妃熟悉，是他们之间私密的沟通方式。平时只要用其中一种，主人一定会马上关注的。今天却无济于事。

车启动了，而且像盛怒的王妃一样，一无反顾，绝尘而去……查理的吠叫也随着渐弱下去变成绝望的哀鸣。

突然查理又狂吠起来，那声音足以让所有的生灵侧目，因为他看见了王子，被一群人簇拥着从铁笼旁走过。

查理的叫声把王子吓了一跳，他头也没回，加快脚步地离开。查理听到了他和侍从的谈话。

“外国的狗也这么没教养，叫起来能吓死人。”

“殿下您说得太对了，看看我们的查理多么有绅士风度啊！”

“就是，他从来不乱出声，我甚至想说，他比王妃更像贵族……”

查理快晕过去了，欲哭无泪！他不出声是因为实在讨厌这个没有激情的王子。

王妃的专车里，面对着生气的主人和她的愤怒宠物，人们没有发现任何不妥。只有被劫持上车的博士，拼命地趴在窗口上，盯着被自己主人塞进笼子里的查理。

车渐行渐远，两条小狗无助地对望着，狂吠……

第三章 认错狗

还没等查理安静下来正视自己的灾难，铁笼子就被吊了起来，装进巨大的集装箱。他又扑又闹，但是没人懂他。查理龇牙几次想咬安抚他的女驯兽师，但终于还是没有这样做。

集装箱尾部的门被关上了，查理的眼前只剩黑暗，看不见任何东西。很快箱子又一次被吊起，这次升得很高很高，有一种晃晃悠悠的感觉。黑暗中，一点一点升空带来的忐忑，让查理紧抓笼底，生怕掉下去当场摔死。接下来是巨大的落地声，整个集装箱都在颤动……

一声尖厉的汽笛，伴随着波浪拍打的声音，查理想到了海，想到了皇家游轮……

“游轮？大海？难道要离开欧洲大陆？！”

查理再次往铁笼上疯狂扑撞，希望能打开那该死的笼子，他一边拍打一边懊恼地咒骂着：“笨蛋！群氓！暴民！你们要把我弄到哪里去？我要回家，我要见王妃，我要让女王治你们拐卖罪……”

“嘿嘿嘿，咯咯咯，嘻嘻嘻……”随着不同的发声，黑暗中露出一双双绿油油的光点。原来几个大集装箱里还有很多动物，狮子、老虎、狗熊、猴子、梅花鹿……整整一个马戏团！

船身摇得越来越厉害，那个钢盔一样的狗食盒儿从一边滑向另一边，又从另一边滑回来。开始只是滑过来滑过去，再后来就成了撞过来撞过去了，重重地敲击着铁栏，“当当”作响。控制不住的重心飘移让查理的鼻子重重地撞在铁栏杆上，很痛！

查理最不喜欢的就是金属，无论是铁圈、铁链，还是铁笼子。他初次被套上铁项圈的经历，是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让查理感受到和人生活在一起的冰冷和强硬，体会到人用兽行对付“兽行”的强硬手段。尽管有时为了调动你，也会喂你吃的，诱之以利，但目的是一样冰冷和强硬的，必须按人的规矩办，听人的指挥。在查理的经验里，一旦人用金属来对付你的时候，那就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余地了，服从是必需的。

所以查理从小就讨厌金属的气味，他想过各种办法，包括不情愿地摇尾巴，也要达到避而远之的目的。可是这次，他突然产生了兽的、硬碰硬的冲动。查理用额头一下一下地撞着铁栏杆，像网上那个用头撞墙表示顶的卡通小人。

都说狗是铜头铁背，但撞久了还是有点儿晕。不知道是浪的原因，船的原因，还是自身的原因，查理开始有一种站立不稳的感觉。他想象不出海面上是何等的惊涛骇浪，但他知道自己的脑海里已经是惊涛骇浪了。

“是不是狂犬病发作了？”这种用狗命名，让兽必死无疑的古老疾病，潜伏在血液中几万年，至今还没有进化出抵抗力来。

不知道过了多久，四周响起了呼噜声和放屁声混合而成的交响曲。

查理，这个从皇宫里走出来的贵族，开始想一些从来没想过的问题。

这些关在笼子里的家伙无法和自己同日而语，他们从来不是被人类选定，可以安全养在身边的动物，不可能进入人类生活，享受美食，舒适和安全。他们必须和人拉开距离，退避三舍，一旦被捉到，要么是被杀，剥皮吃肉；要么是被关，囚禁示众。即使像这几个幸运儿，也要在棒子和食物的驱使下去完成人类取悦自己的需求。

“犬带着认同的心态让人来安排，他们是受宠者，而我尤其不同，一个犬中的贵族犬，受宠者中的爱宠者，跟这些野兽没有可比之处。”

大象在放屁，好大的气味。据说牛群排放的甲烷都可能使地球变暖，那么这种最大的植食性动物没有被人类大规模圈养，应该是地球的幸福。

“真是一群浑浑噩噩的家伙！”

查理皱着眉头换了角度，把脑袋扭向爪子的另一侧。他努力让自己去想皇宫的日子。

“食物由最好的营养师配置，有多种口味经常更换；衣服是名设计师量身定制的，每年按四季做新衣服，虽然自己一点也不喜欢往身上套这些奇怪的东西；小房子使用最新研制的健康环保材料，住在里面冬暖夏凉，不会感冒，而且还是透明的，方便仆人随时关注自己的情况；只要自己做出‘我饿了’的表情，马上就会有香喷喷的肉干等各种符合营养师规定的食物送到面前……更何况在皇宫里自己可以畅行无阻，没有卫兵阻拦……”

想到这里查理本可以安睡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会突然醒来！竖起耳朵，睁大眼睛凝视着黑暗中的远方，那望不到尽头的远方，心底泛起一个古老的念头：“或许远方更好！远离人类会更好！否则，为什么那么多‘兽’都选择了这条路？”

然而，事实是狗选择了人类，选择了接受一种强制性的爱，爱你没商量！必须接受。

人要表达这种爱，是他们兽性的需求，近似乎发泄，一定会很爽。身边如果有一个生灵，能随时拿来表现这种爱法，那可真算得上是一件幸事。

狗的聪明（也许是愚蠢）就在于能毫无怨言地为人类担当这样的角色。人利用这份忠诚和服从，对狗做了些什么，只有人的心里明白。

“难道狗们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查理这样问自己，“比如自己选择角色，自己努力去演好它……”他开始做梦了。

第四章 临时邻居

接下来他们经过了海陆空，换乘过轮船、火车、飞机，期间那个女驯兽师来过好几次，查理无一例外地又叫又吼，可他的愤怒丝毫不被重视，得来的只是一些从没吃过的食物和好言相慰：“别着急了，今天我们就到家了！”查理要的不是这些，整日哀鸣着。

飞机降落在一个美丽的城市，这里有宽阔的街道、如梭的人流，也有红墙绿瓦的好看的房子，每个人都表情严肃。查理觉得这里似曾相识，好像在梦中来过。

动物们的家是一个巨大的库房，除了摆放着马戏团几排铁笼子之外，整个库房空空荡荡，就像中国画的大写意，在白纸上点几个黑点，画成游动的蝌蚪，然后大面积留白。据说使劲儿听，能听到蛙的叫声……当然，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只能听到兽的低吼。

第一个夜晚，查理不得不开始关注身边的邻居。隔壁笼子里的老熊呼噜打得震天响，他一定是劳累过度，每天要完成诸如后空翻、单腿跳绳等非熊类常规动作，是很消耗体力的，更何况嘴的大部分被皮革绑住，只允许用嘴唇接住小颗粒的奖励食品。即使如此，和其他被人控制的同类相比，他应该感到幸庆，起码没有被砍下熊掌，或切开肚皮，把导管儿插进胆囊里。

查理整个晚上都竖着耳朵，但不是因为熊的鼾声，而是最远处狮笼里传出的声音。查理不能不去听一颗人的心脏的急速跳动。千真万确！他听到了，也嗅到了，在那个关着狮子的大铁笼里有人心跳和呼吸声，很急促。不会有错的！因为在狗的基因里，人的声音、气味永远是摆在第一位的。

接下去会不会是咬断喉咙的惨叫声……查理不敢肯定，因为他听到笼子里的那头雄狮，那个在远古和犬类有着共同祖先的兽中之王，此刻还算平静，他吃饱了，正在准备进入梦乡。

查理不明白，那个女驯兽员为什么要进到雄狮的笼子里，陪狮子过夜，进到自己的笼子里来不是更好嘛……人跟狗睡到一起更安全，这是人和犬的祖先们几十万年前的选择！

查理是生活在宫廷里的贵族狗，当然不知道马戏班子里的事儿。驯狮人必须和自己要驯的狮子在同一个笼子中共渡两个夜晚。这种近似乎恐怖的驯兽法，在马戏界已经流行了很久。据说有了这种虽然不是同眠共枕也算同笼共睡的经历，狮子就有了对驯兽人的认同感，认定睡觉时不攻击自己的动物是没有敌意的！

但是查理确定，除了狗和猫之外，其他动物对人类是绝对不认同的。他们对人类做出的反应只是本能反应。狮子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女人不饿，不需要攻击我。狮子能够还给女人的也只能是：我不饿的时候也不想袭击你。

然而狗不同，他们对于人有一种近似乎责任的情感。比如此刻，这个仓库里所有的动物中，恐怕只有查理一刻不停地支着耳朵，去听另一个笼子里人和狮子的各种反应。其他动物都不会这样去关注人类，他们只关注自己所在的区域内是否安全，再有就是吃饱了，还是要继续吃……

第五章 第一次登台

躲不过去的日子终于来了，查理被女驯兽师带上了舞台。剧场里，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嘶吼：“刚获得国际马戏大赛冠军的聪明狗——博士！将为大家带来最不可思议的动物表演……”

当所有的灯光、目光、相机闪光都一起投过来的时候，查理感到万箭穿心。他瞬间失聪了！最灵敏的狗耳朵居然听不到一点儿声音，无论是掌声、笑声，还是指令。

台上的查理像梦游一样跟着指挥棒走过来走过去……驯兽师不停地拿起写着数字的牌子，在他眼前晃动。这对没有受过训练的查理无济于事。狗不可能懂数学——这种人类专门用来解释宇宙的根本法则。

但查理并没有夹着尾巴逃离现场，他是一条见过世面的贵族狗，曾经在“欧洲土宠物大赛”上独揽十项冠军，包括“最快速的反应力”和“最完美的仪态”等等……这为他的女主人挣足了面子，所以王妃非常宠爱查理，常常带他出席可能出席的各种社交活动，和他的距离甚至比丈夫还近，尽管他只是一条狗。

查里的成功在于对人类意图的准确领悟和出色表达。比如他的必杀技——直立行走，曾在各种场合赢得无数的人类掌声。

人类是一种自恋到放肆的动物，对自己的智慧和愚蠢都同样痴迷，乃至自己的一哭一笑，一举一动都在意得不得了，即便是普通动作也一样能得到迈克尔·杰克逊式的风靡全球。

查理就是查理，他突然用两条腿站起来了！在灯光辉煌的舞台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查理开始迈步前进，不是一步两步，而是从容不迫地绕着舞台走了一圈儿又一圈儿，两只前爪，手一样放在腹部的两侧，目光注视右上方四十五度，这是他从小每天看着皇家仪仗队出操学会的……

暴风雨般的掌声和笑声一下子冲开了查理的耳膜，耳朵也恢复了听觉。查理用人类的动作征服了全场，与此同时，他也被女驯兽员毫不客气地抱离了舞台。

搞砸了表演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在班主的咆哮声中，查理被取消了演出资格，关进禁闭室。原来皇宫外面，每一个人都被安排了角色，一个必须演好的角色，演好了有口饭吃，否则就会被关进笼子里。

马戏团的全体动物也一起嘲笑查里的低能和弱智，兽从来不把模仿人类的动作当做光荣。

查理已经彻底绝望了，他不吃、不喝、不动、不响也不再做任何挣扎和反抗，这种绝望准确地传递给了马戏团的其他动物。

山羊问：“哎！你说那个‘贵族’会怎么样？”

马说：“两条路，要么悄悄死去，要么送出去被人收养。”

“猪、牛、羊、马、鸡、犬，这是你们六畜的想法，我看还有第三条路。”猴子说。

“什么？”

“被人煮着吃了。”猴子说。

“你胡扯！这不可能。”熊猫训斥猴子。

“你们根本不了解灵长目，我们什么都吃。”

查理的心在·江倒海，他听说过人类吃狗肉的事情。如果是那样，他宁可让对面笼子里的那头狮子吃掉。

猴子接着说：“人从来把狗当奴才，也有个别把狗当朋友的，但只是主奴之间的私情。狗的整体定位得不到尊重，猪狗不如嘛！狗的忠实服务是奴才该做的事，不存在感激的必要，人们怎么会因此就不去吃香喷喷的狗肉呢。”

“你这个家伙，整天忽悠，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今天我们得到了很好的尊重。”熊猫说。

“你是动物明星，外交特使，待遇当然不同。可我们不一样，上回遇到一个远亲，好端端的就没了一只手。他告诉我说主人是个瘸子。少了一条腿的人要少了一只手的猴子乞讨起来更容易些。”

清高孤傲的查理不想再听下去，他把反抗的绝食变成了无声的求死，昏昏沉沉地睡着，而且不准备再醒来了。

这是一个黑暗的通道，看不见光明，他也不想寻找出口，寻找主人。

突然，一缕光线在他眼前越来越亮，两扇门打开了。

门外是一个巨大的圆形比赛场地，像古罗马斗兽场，观众围成圈儿坐在台阶上，所有人都在叫骂：“笨狗！笨狗！笨狗！”一边骂一边朝他扔来桔子皮、番茄、鸡蛋……查理被那些恶心的酱汁弄得更加脏臭了。

“汪！汪汪汪！”

查理不停地朝王妃哀求着，但不管他怎么哀叫扑腾，王妃还是在侍卫官们的簇拥下快步离开了现场，只留下他独自面对疯狂的人们和刺耳的噪音。

这噪音很怪异，半昏迷中查理感觉到，好像是什么尖锐的乐器对着自己的脸吹响，接着又有“哐哐”的金属敲击声在耳边炸开……查理不情愿地睁开眼，一双发绿光的眼睛正极近距离地盯着他。

“世界上最伟大的狗，你要睡到什么时候？！”

一只花脸猫看到查理睁开眼睛，急忙装模作样地咳了咳，扯着嗓子自负地吼着：“奏乐！”

查理还没闹明白他在对谁说话，花脸猫已经转过身，换上一副谦卑的表情：“对不起，博士先生，也许吵醒了您，这是我专门组织的仪仗队，欢迎您访欧归来。”

月光下，查理惊奇地看到一只只老鼠排着整齐的队伍，敲锣打鼓地从地板下走了出来，看来他刚才在梦里听见的怪异噪声就是这些小家伙们搞出来的。

花脸猫尽职尽责地解说道：“请看，在您的关照下，这些弱小的动物生活得多么快乐！”

查理依然不清楚：“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查理的反应让花脸猫感到奇怪，但他依然恭敬地说：“您知道猫族自古就是老鼠的天敌，但按着您的指示，我没伤害任何一个。他们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老鼠！”

花脸猫是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猫，为了得到剩余的食物经常出入马戏团，给这里的动物演员拍马屁。他把查理当成了博士而大献殷勤。

查理明白了，他纠正道：“你搞错了，我不是‘博士’，是‘爵士’。”

“不是博士？”花脸猫愣住了。

小老鼠们的敲敲打打也戛然而止，一时间房间里安静极了。

“不是博士？！”花脸猫谦卑的态度瞬间改变了，“那你谁？胆敢在这里冒名顶替大明星博士先生？”

面前这条狗，不是能带给他食物的博士，花脸猫自然没有必要巴结。

查理回答：“我叫查理，是一只贵族狗，祖祖辈辈都住在皇宫里。要不是因为和博士长得太像被搞错了，我才不会来到这个鬼地方！”

“你住过皇宫？”

“信不信由你，我到过欧洲所有的宫殿。”

“那里面一定有各种美味的鱼！”

说到食物，花脸猫开始两眼发亮流口水，作为一只经常饿肚子的流浪猫，他对食物有着特别的感情。

“当然，何止鱼！山珍海味！”

“能带我去吗？”花脸猫开始想入非非。

“不能，我被关在这里。”

“这个好办，可是如果我放你，你出来后会不会变卦呢？”猫性格多疑，从不会相信任何人，尤其是随时翻脸的狗，只要出了笼子就可能拿出欺软怕硬的天性。

“你小看人。”查理几乎跳起来，“狗的天性是忠实，我是贵族血统，世代信守承诺！”

“那就请你用贵族的名誉发誓，出了笼子一切听我的指挥，否则永世无家可归……”花脸猫想出了一个坏主意。

“好吧，我发誓，只要不是伤天害理，我就听你的。”为了走出笼子，查理发了誓，一个屈辱的承诺，而且在以后的日子中，用狗的诚信，而不是贵族的名誉遵守了自己的誓言。

“哈哈哈哈哈！没想到我也有指挥狗的一天！”得意忘形的花脸猫手舞足蹈地指挥着小老鼠，“小的们，把禁闭室的门咬穿，让我们可怜的‘贵族’出来！”

从仓库最高处的一扇窗户里射进的灯光，正好照在查理囚笼前面的地板上。能够咬断钢筋的老鼠们在花脸猫的监工下轮番上阵，啃咬着木制的笼门，木屑像沙漏里的细沙嚓嚓地落在地面上。

在这期间查理全身的细胞都睁着眼睛，他的耳朵竖得老高，几乎能听见墙角里蜘蛛吐丝的声音。

查理重点监听着狮笼里的那个女驯兽师，今天是她与狮子同睡的第二天，昨天一宿都没敢合眼的她，此刻居然睡着了。

狮子也睡了，但这对查理来说无关紧要。

一根烟的工夫，老鼠们已经咬开了一个洞，并不是很圆，因为在死神监工下画的圆，一定不圆的，包括阿Q画的那个。

查理伸出了头，这是关键，对于大部分哺乳动物来说，头能出来身子就一定能顺出来。

查理爬出来了，跟着比他动作还要轻的花脸猫穿过灯光。人没有醒，兽都醒着。黑暗中，查理发现困兽们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像一盏盏红、黄、绿的灯泡，原来他们都在注视着这个脱离了牢笼奔向自由的生灵。

查理真怕他们出声，可是没有，因为他们不是人，也不是出卖给人类的狗，只是蛮荒中的兽，不懂人的游戏规则，也就不会坑人，只是碰巧倒霉，和人类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了。

第六章 逃脱

逃脱的日子，是一个雨和雪下到一处、泥和水踩在一起的日子，到处都湿漉漉的，酸雨像撒不痛快的尿液从黑漆漆的天空滴滴下来，落在行色匆匆的人们的衣服和头发上。

查理的右前爪在慌乱中不知踩到什么，扭了一下，生痛，好在他没有把重心全放在那只脚上。

毛已经开始粘在一起的花脸猫顺着墙根儿猛跑，查理忍住前足胀痛紧随其后。

“马上到了，我有一个宫殿，清洁干燥，在里面风吹雨打都不怕。”花脸猫显得很兴奋。

不一会儿，查理跟着花脸猫闪进一幢没有门的房子，确实实是水泥建筑，虽说不是宫殿，但是瓷砖铺地。

鼻子告诉查理，这是一间公共厕所。都说狗改不了吃屎，查理一点也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他从来没有吃过屎，就像他从来没到处拉过屎一样，这不是一个本性难改的问题，只是一个环境习惯的问题。让查理改不了吃的是吞拿鱼，王妃为他亲手切好，一块块，红嫩嫩的，爽滑可口，色香味俱全。

查理和花脸猫使劲抖着湿粘在一起的皮毛，然后蜷曲在厕所的一个角落里，准备睡觉了。

查理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地方睡过觉，阵阵刺鼻的气味飘进嗅觉神经。他想到自己卧室里的席梦思床，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对于一条狗来说这里算什么？卧室？厕所？还是餐厅？

他默念着：“谁说的狗改不了吃屎？太可恶了！”因为查理真的害怕有一天自己要改吃屎了……

一束明媚的阳光穿过天窗，照射在查理惺忪的睡眼上，花脸猫慵懶地在地上打了几个滚，伸了伸懒腰就是不想起来……

忽然门外传来脚步声，“咯噔、咯噔、咯噔……”越来越近了，查理和花脸猫屏住呼吸，心脏“怦怦怦”越跳越快，眼睛紧紧地盯着厕所门，做好随时逃跑的准备。

门外，一个老伯推着清洁车，蹒跚地向厕所内走来了。他缓缓地从小车上装满水的桶里，拿出一个拖把，埋着头，慢慢地拖着厕所的地板。虽然老伯的动作很慢，也足以把查理和花脸猫吓了一跳，趁还没有被发现，他们一蹿三尺高，跳上了厕所的窗台。查理和花脸猫沿着窗台向前走着，查理小心翼翼踮起脚尖，贴着窗子，花脸猫则是弓着身子慢慢地跟在后面。查理向前迈了一步，扭伤的右前脚没蹬好，身子摇摇晃晃差点跌下来。好不容易，他们爬出厕所的天窗，来到了屋顶上，此处不算高，但上房不是狗的特长，查理还是有点眩晕。

忽然，强风乍起，把一只学飞的小鸟吹得东倒西歪，张着翅膀，向屋顶冲过来，跌跌撞撞地落在了查理和花脸猫身后。由于风大，小鸟着陆后，依然无法停止，继续旋转了几圈，在地上滚了很远。但是他并不气馁，慢慢爬起来，梳理好凌乱的羽毛，拍了几下翅膀，又向更高的楼顶飞去。

查理和花脸猫很是惊讶，顺着小鸟的方向看了过去。

“咦？天上飘的是什么？不像是鸟啊？”查理突然发现蓝天白云中飘拂着许多黑点。

“那是风筝。”花脸猫也看见了。

“风筝是什么？”

“真笨，风筝都不知道，看来这回我是自讨苦吃了，找了个白痴。”

“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查理没见过风筝。

“一个傻瓜提出的问题，十个聪明人也解答不了。怎么和你说呢？风筝是飞翔的梦想！”

“飞翔的梦想！”查理低声重复着，扬起头久久地凝视着天空。

接下去的几天里，花脸猫领着查理在街道上溜达，熟悉环境，熟悉新生活。他教给查理如何顺着灌木丛穿越栏杆安全过马路，告诉他哪里饭店林立，容易得到食物，哪里又有干净的饮用水。

“能遇到我，你真是三生有幸。要知道我是老虎的老师，从来不收笨学生。就像博士生导师不收小学生一样。”花脸猫炫耀着。

查理一声不吭地听着。

一个生命，死了一回是什么样子？

回答是：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活着！

这些天，查理进行着价值和道德概念的重新定位，每个死里逃生，从绝望中走出来的生命都会这样。

曾有人调查那些废墟里埋过的人，他们说重新定位不可回避，不知不觉主导行为方式，威力堪比基因对生命的先天设定。

首先会无条件、不计理由地感激救命恩人。

查理就是这样对待花脸猫的，尽管他不好，不对，很多地方不如自己，甚至无理取闹，查理还是顺从他。

不再迷信任何人，大难临头全靠自己。

永不原谅灾难的制造者。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都会和肇事者作对到底。比如说现在的查理见了笼子就想打开，就想放飞里面的生命。

当然生理、心理上还会反应出享受生命、善待自己，以及赶快娶媳妇之类因人而异的表达。

查理正在慢慢适应一种全新的生活。在王室里，查理是自由的，但那是王妃庇护下的自由。现在则全完不同，是距离产生的自由。他是局外人，没有进社会，也不扮演角色，或者说只扮演旁观者的角色。老百姓说“旁观者清”，大师说“审美需要距离”，距离能产生自由和自由的判断。查理正在发生改变，应该是向聪明方面的改变吧……

打了几天野食儿，查理的体力恢复过来了，花脸猫开始带着他走街穿巷接近皇宫。完全没有在外面生活过的查理，显得十分笨拙，一点也不会躲避车辆、行人。幸亏有花脸猫领着，好不容易，才到达了巍峨的紫禁城。

他们躲在午门高大红墙的拐角处，窥探着一百米外人群进进出出的大门口……

“白天从大门进入是根本不可能的！”花脸猫已经认定了这一点，那里是来来往往的人腿森林，而且门旁还画着不让宠物进入的警示。

查理看惯了守在带有王族徽章的大铁门外面，等待进入宫殿的人群，但是绝没有这么多！十倍于欧洲。

进不去皇宫，查理感到羞辱。在欧洲，他总是随着王妃的专车从大门进入皇宫。每逢这种时候，他都要把脑袋伸出窗外，摆出一副庄严的表情，一是让挡在门外的群众看到自己，二是检阅那些举枪敬礼的士兵，尽管他们是在对王妃敬礼……

第二天，花脸猫决定夜闯皇宫。天色暗下来之后，他带着查理顺着巨大青砖砌成的灰色高墙和迎春花丛连成的不高不矮的灌木屏障，一路小跑，迅速接近皇宫。

迎春花开得很艳，那种用生动的黄色先于绿叶占满枝头的花朵，显得热热闹闹。

大门到了，入夜，圆圆的月亮挂在紫禁城斗角上，巍峨的皇宫外，一只贵族狗和一只流浪猫仰望着高大的城楼。

在昏黄的灯光下，他们缩到墙边耐心地等待着门被推开的机会。朱红的大门上遍布铜钉，像拳头阵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保卫着权力的尊严，显示出皇家的气度。这是一个不常关严的大门，是为在皇宫里上班的工作人员进出用的，因为查理看见有人推着自行车从门里出来。

“咣！咣！咣！”随几声金属撞击的清亮响声，一个一脸严峻的小精灵从天而降，跃到查理和花脸猫的面前。

“想蒙混过关吗？”他有一双目光锐利的大眼睛，带着怀疑一切、审视一切的眼神！

“你是谁？管得着吗？”

“我嘛！是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门卫，龙的四儿子，大名鼎鼎的门环兽椒图。”

“门环大爷，行个方便吧！我们得了好处忘不了您！”花脸猫立即改口说。

“少来这套，从来没有谁能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进大门。”说着，椒图从腰间摸出两个闪光的铜环儿，“想试试我最擅长的拷人技术吗？”

“快跑！”花脸猫一声吼，查理蹿出了一丈多。他眼前黄光一闪，椒图的手拷差点套进自己的脖子。一猫一狗一口气跑出去好几百米，惊魂未定的花脸猫淡着气说：“好险啊！”

“这家伙真行，我是看门狗，他比我干得还好！”查理带着行业的敬重说。

“那也拦不住我们猫，看我翻墙越脊的功夫。”花脸猫摩拳擦掌。

“那我怎么办？”比攀岩狗肯定不行。

“凉拌！你不是贵族吗？等着人拿轿子来抬你吧！”

花脸猫说罢找了个九十度的城墙拐角，几蹿几跃，就利用一点点坡度、墙壁的斑落、几株长在砖缝儿里的小树小草，爬上城头，登上了房顶。

查理仰着头看着，自叹不如。

深黑色的夜空。楼角挂在月亮里，有一排昂头小兽的身影显得雄赳赳的……

花脸猫踏上打滑的琉璃瓦，还没有淡定，就被眼前的景象唬住了。

大群疲惫不堪的鸟儿落在大殿顶上，有白鸽，有乌鸦，都缩着脖子打瞌睡。

“给我离开这里，你们这群冒犯皇权，到处拉屎的家伙。这里是皇宫，不是招待所，给我滚！”

花脸猫看见皇宫殿角上的镇角兽跳了下来，追赶着鸟儿们大声训斥着。可是鸟儿们全都不予理会，看得出来他们根本就不想伸翅膀，只想睡觉。

“你们以为有翅膀就可以不把我龙三子嘲风放在眼里吗？”

花脸猫是捕鸟高手，他理解走兽对飞禽的无奈和气愤。

突然，鸟儿们惊叫着飞起来，“扑扑扑”的一大片。花脸猫还没有来得及弄清发生了什么，早有水柱儿喷到了他的脸上。最怕沾水的花脸猫，好不容易睁开眼睛，看到那个叫“嘲风”的精灵拿着水枪像射击一样把大殿顶上的所有鸟儿都轰了起来……

“嘲风先生，尊敬的龙三子，我可不是鸟，我和你一样，是兽，用四条腿儿走路。”

“少和我套近乎！你们这些野鸟、野猫、野狗都是一路货色，给我滚……”

查理的耳朵可以听到大殿顶上的全部声响，包括花脸猫和嘲风的对话，水的冲刷和翅膀的扇动，但是他想象不出上面发生了什么。狗的天性让查理很纠结，轻松不下来。

他抬头望着月亮中的镇角兽，想起自家的皇宫楼上也有石雕的怪兽，但是查理从来没有把它们看在眼里，所以他从不知道这些风里雨里都站在那里的家伙叫什么名字，只是听说他们之中有的是天使，有的是魔鬼。可是如今自己却只能仰望着这些高高在上的成员，因为他们是皇室的一部分，尽管只是小小的、无关紧要的配件儿……

忽然有水珠儿落下来，夹带着鸟屎，这一点别想瞒过一条狗。

“月朗星稀，哪里来的雨呢？”

没容得查理细想，一团湿乎乎的东西已经跳到了他的背上。

“你这个浑球儿，不知道猫最不喜欢洗澡吗？”

花脸猫摔下来了，当然不是定点跳伞，而是侥幸骑在了查理身上。他本该说声“谢谢”才对，花脸猫没说，只是不停地在骂着城楼顶上那个用水喷他的家伙……

“可是我们该怎么办？上上下下都进不去！”查理忧心忡忡，“中国的皇宫真的很高，很

难进!”他开始挖空心思地想进入的办法,这倒不完全是因为发过誓,也不是为了花脸猫有鱼吃。

查理在想:“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天下王室也一定有关系的。这样从王室到王室顺藤摸瓜就能找回自己的家了。”

“等等!让我想一想。”花脸猫不停地抖着身上的水,“有一句话好像是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是谁说的来着?”

“耐克鞋的广告用语。”查理明确地告诉花脸猫,因为所有名牌他都熟悉。

“对!就是这句话。做鞋的都能说出来,何况我们?别忘了狗和猫是狮子、老虎的浓缩版!”花脸猫抖完了水已经开始舔自己的毛,“这让我想起了另一句名言!”

“什么?”查理听晕了。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怎么把你的专用通道忘了?”

“不是我的,是你的,你常走那里,我从来没走过。”

“好了!好了!贵族先生,我们现在是黑狗、白狗,能进皇宫就是好狗!跟我走吧!”在一个城墙拐弯的地方,他们找到狗洞,低矮而潮湿。

“为什么选这里?”查理问。

“因为脸皮厚啊!”花脸猫扭动着五官,让人看不清他花脸的真实表情。

“狗洞,请进吧!前面带路!”

查理耷拉着脑袋,不想争什么,他认真履行着自己的承诺,“一切都听花脸猫的”。

查理匍匐着前行,那洞勉强容得下中型犬的身体,拱了一阵子他到了洞口,同时鼻子也碰到了铁网上。

“真是戒备森严,连狗洞都堵上了!”查理心想。他用了多一倍的时间才从洞里退回来。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他们束手无策的时候,夜风裹着迎春花(也许是丁香花)香,传来了鼓乐之声,有念经一样的旋律在齐唱:“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

远远的,一队老老少少的耗子抬着一顶小红轿,吹吹打打地走了过来。也许他们沉浸在欢乐中,也许他们的位置是上风头儿,所以没有闻到猫的气味。

花脸猫一下子就神气起来,他拦下轿子。

“乔迁之喜啊!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

领头的老耗子急忙放下手里的喇叭,唯唯诺诺地答道:“猫大人,我们不是搬家是嫁闺女!真要溜走,哪能吹吹打打的?”

“这倒也是!”花脸猫说。

“我们的亲家在皇宫里,现在是把新娘送进去。”

“可是门被封了。”

“这对我们不是形同虚设吗?”

“好啊!今天我们这两个狮子、老虎就给你们捧捧场,一起进皇宫去沾沾喜气。”

“那我闺女可是三生有幸,明几个一定能当鼠皇后!子孙满堂啊!”

“多生多生,多多益善嘛!”花脸猫心花怒放之际连肺之言都对老鼠说出来了。

查理和花脸猫终于装成老鼠的亲戚混入了壁垒森严的紫禁城……

第七章 新世界，新朋友

“好大的广场！”查理心中在惊叹，从狗洞到距离最近的房子也要有百米左右，相当于横穿欧洲最宽的马路香榭丽舍大街。皇宫内静悄悄的，只有殿台亭阁高大雄伟的身影蹲坐在夜幕下，像睡着的巨兽。

查理和花脸猫迅速向最近的房子接近，他们相信自己超群感觉器官的判断力。一切都睡着了，在这座宫殿里只有一猫一狗是清醒的……

“我要拉泡屎！”花脸猫跑到庭院的中央突然停下。

“为什么要在这里？”查理质疑，尽管他自己也非常想拉。

“痛快啊！天做房子地做坑，在宽大空间里发泄多爽啊！”

“要去该去的地方。”查理嘴里这样说，心里却在想，“难怪豪华住宅的卫生间都特别大。”

“管天，管地，还管拉屎放屁吗？我就要爽他一下……”花脸猫坐起后腿开始拉。

查理真的也想拉了，打哈欠都能相互传染，更不用说拉屎撒尿。想一想，自己已经好几天没有排泄了。

查理记起巴黎满街的狗屎，困扰多年。是给人的自由太多了，延伸到狗身上就变成了肆无忌惮。内在原由似乎和花脸猫说的恰恰相反。

“大胆毛贼！”随着一声喝令，黑旋风中冲出一个身强力壮手拖金环大刀的精

“哪里来的野猫野狗，竟敢在此随地大小便！”

“实在是憋不住了！我把它盖上就是！”花脸猫吓得急忙用后腿蹬土试图把屎盖住。

“想用猫盖屎的假着子来骗我龙五子睚眦吗？”话音未落，金环大刀已经当头砍下来。

花脸猫一个“灵猫扑蝶”躲了过去，和查理一起发足狂奔，冲入回廊，睚眦一刀紧似一刀地攻击，查理和花脸猫使出浑身解数，腾、躲、挪、移，绕柱穿花地闪避着。

突然他们发现一扇朱漆雕花的大门虚掩着，就一前一后地钻了进去。花脸猫是一跃而进，查理断后，他在宽宽的门槛儿上站了片刻，确认没有被睚眦发现，才跳进门里。

突然大殿上灯火通明，大门在背后“啪”的一声紧紧关住。

“不好！你这只笨狗，进门时为什么要踏门槛儿，这不是给自己找坎儿吗？”花脸猫哭丧着脸抱怨。

查理一头雾水：“门槛儿，不就是给人踩的吗？”

不等查理说完，只见大堂交椅上一个一脸严肃的精灵将手中惊堂木在桌面上使劲儿一拍：“大胆猫狗，竟敢私闯紫禁城，论罪当斩！”

“什么？斩……斩……斩首？”花脸猫瘫倒在地上。

“斩首是什么？”查理不明所以地问。

“就是把脑袋砍下来！笨狗！我真的后悔认识你。”

“只不过我龙六子狴犴一向以审案公正名垂青史，念你们主动投案，有自首情节，所以可改判‘秋决’，现暂押狱中……”

花脸猫听说可以不马上死，急忙“喵喵”地谢恩。

“秋决是什么？难道是罚我唱那首法国名曲‘秋叶’吗？这可难不倒我！王妃整天唱那首老情歌，尽管我更喜欢摇滚。”查理心理琢磨着，嘴里就唱起来，因为他是个音乐迷，是王妃的粉丝。

琴声随着查理的歌声响起来，是那样的幽怨，绕梁三日都赶不走。